



郭注莊子

八

□ 13
3217
8



門口 13
3217
8

一
卷
之
心

不
居
心

莊子南華真經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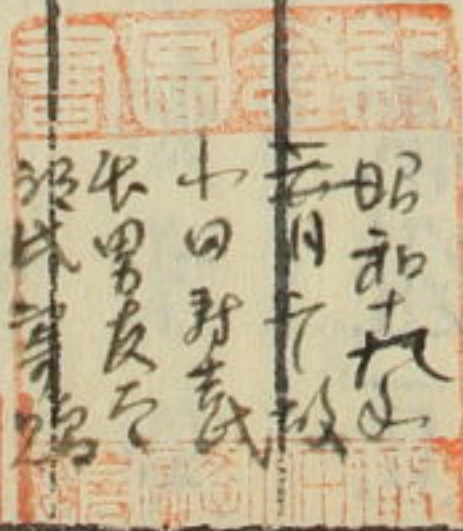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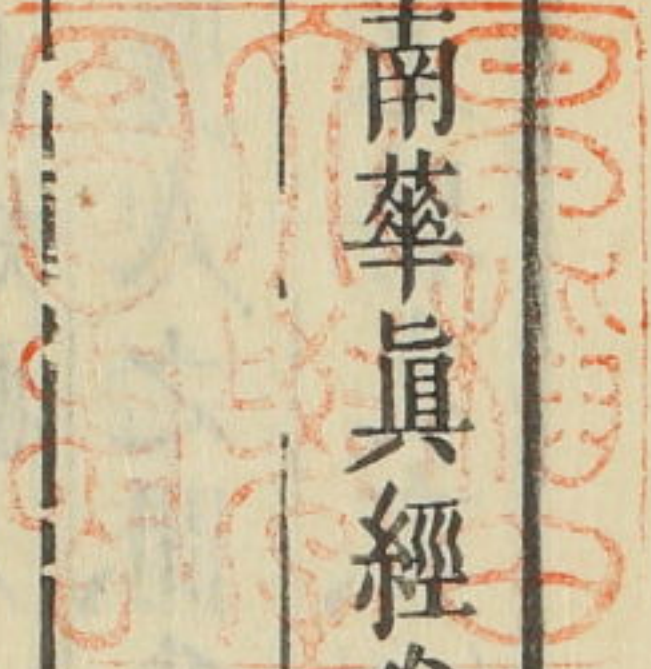
郭象注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
遠之畫然飾知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鞅掌之為使鞅掌
自得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異其棄智而任愚今吾日計之而不

環一作



杯戶祝社稷只是敬
祀之意四字輕重般
如下語皆是其筆
端較舞也

至疎本作聖

寶一作

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幾其聖人乎子

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

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

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
然之道故不為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

往直自往耳
非由知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

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
物標杓吾是以不

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
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

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

之祥弟子謂大人
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

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善乃全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

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

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
祿則粗而淺且夫二子者

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
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

墻而殖蓬蒿也

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

理雖刀之未也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

濟

舉賢則民相軋

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真不

足而以求生非盜而何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

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

穴

無所復顧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

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

不凶言裝謔也

疏曰夫盲龍之上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龍耳者不聞聲凡狂之人唯不狂在也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越楚以三人發前以況不解至道之言與彼龍耳亡何別故內言曰非唯形休有龍耳亡目夫知亦有之又曰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

曰全汝形

守其分也

抱汝生

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無使汝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

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今謂越曰

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

矣

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

東海博曰字怨文

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

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

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

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

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

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

疏曰徵求所好之道德除
遺物而思之仁義未能契
道是以悲愁

西維曰獲者以皮束物
制縛之意捷者門紅
制縛之意制具外者
制之而不可把捉則
紛拒閉之於內制者
亂而不可把捉則紛拒
之於外內外獲者病如

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

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

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

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

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人就

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

曰汝自灑灑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

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

纏而捉將外捷

捷關捷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

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

南華經

卷八

三

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獲由不可況

於內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網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南榮

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

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

拖一乎不離其性能勿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

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無追故迹能舍諸

人而求諸已乎全我而不效彼能脩然乎無停迹也能侗然乎直道貞

賧又作瞬動也

疏曰南榮拘束仁義其曰固久今聞聖教方解衛生譬彼冰逢春日執滯之心於斯叔故以因字致情北奉自然能字明非負已次則老子益疏本本越之辭也

下有能平二字是

無節礙也音益發也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噎和之至也音百發也

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

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居無所趣居不知所為縱體而自任也與物

委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

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曰

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不以人物利

害相櫻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

乎、謂已便可得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非

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不至者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

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

至、則愛惡失德、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

天光耳、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

各自見、而不見彼、人有修者、乃今有恒、人而修人所以泰然而定也、

則自得矣、

所以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人宅、而自然獲助也、

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

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

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

強知、故止、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

斯至也、不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藏不虞以生心、心自

非虞而出之、虞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若是

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有為而致

林曰、字行辨、皆有迹者也、
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人之所知、至其不能知而止、前為所造之極、故曰至也、

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

也清暢故憂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而不

患不能入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持則不見其

誠已而發此安發作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已業入而

不舍事不居每更乃為得也為失誠何由而當為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

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券分也夫遊於分券外者

志乎期費損已以益無益期欲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疏曰此下明安心之人心平理

林曰且苟也逐曰於物苟且求得

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已所無猶借

人見其跛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與物窮

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始也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且謂券外而跛者跛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

兵莫憐于志夫志之所攬焦火凝水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道通其分

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疏曰此下明言物之窮而後依

王曰永命危殆資死之術已行及之故曰見鬼也

疏曰從血出有實有發指素因由竟在也

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故出而不反見其

鬼不反守其分內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焉則其死不久

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以有形者象

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出無本然

自生非入無竅歟然自死非有根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

無乎本生必有出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

竅以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有長而無本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有乎生

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歟

然自爾無所由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故無所見其形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

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未有為

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

無門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

有必出乎無有耳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

何謂無乎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歟生明矣聖人

藏乎是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

疏曰昭景景楚之公族
三姓中父各故直三昭
景王孫公子長大加昭故
著衣而戴冕也各有昭
秩威莊官職同官賜同
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
績已著封之第土枝流分
流故非一也

林曰昭氏景氏以有職任
而著也申氏以有封邑
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
景中雖非一氏而皆楚國
之公族也
金城按郭注以為四者則
以上諸說皆不與之合

林曰臘祭也臘牛百葉也
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
鼎相矣譬猶人之所謂
是者殺而在定也五臟
只舉百葉四體只舉骸
文法也
疏曰夫能去生死者則生
是死非者也祇為生
所以執是也必能生是將
安寄故知移是必道存
本
疏曰節者至操也既述
名實又滯是非遂使
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為節
操也

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以死為反。之乎聚也
也。還融是以分已。雖欲均之其次曰始無有既而
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
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
能無是非於胸。楚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中故謂之公族。昭景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有生賦也。直聚披
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嘗言移是非
所言也。所是之移已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
著於言前矣

可知故臘者之有脆骸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觀
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為是舉移是。寢
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
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
至人因而乘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物之變化
生則所在以知為師。所知雖異而因以乘是非。乘
皆本也。非者無果有名實。物之名實因以已為質。質主也
是非也。果各自有因以已為節。人皆謂已因以死償
是是非之主。當其所宗使人以為已節。是非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
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移是今之人也。玄古之
遇而安之

無其何是蝟與鸞鳩同於同也同共是蹶市人之

足則辭以放鶩稱已脫誤兄則以嫗言嫗詔之大

親則已矣明恕素足故曰至禮有不人不人者視人若

不相辭謝斯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至知不謀謀

乃禮之至也物皆我也後知非至仁無親譬之五藏未曾相至信辟金金

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

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

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

初本又作悖謬本亦作繆

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盪

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性之動謂之為以性自動故稱為耳為之偽謂之

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

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動以

而不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

不得已之謂德若得已而動則為動無非我之謂

治動而效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善中則善取聖

人工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夫工乎天而

林曰接也巴謨諤也之心
接而至於有諤慮也皆
中之知也

林曰謂之全人則不以天
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
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
者不樂有其名在命
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
况我自命則天乎故曰
惡人之天而况天乎人乎
金我先生按其辨與上
界自不相干
林曰主言不在乎引生
下句而已矣蓋謂人有
所好惡則必為好惡所
送伊尹百里奚亦因其
好而為人所送耳
疏曰畫裝也擇去也
疏曰夫復趨於本性習以
成之既不捨己效人遂弃
忘於愧謝斯忘於人道
已聲言之手足方諸服其
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
間哉

彼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彼於人矣謂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能還守蟲即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而况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任之一雀適羿羿必
 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
 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
 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則也介者挾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
 也剛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之不識人之所惜忘

林曰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熟也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賣化真但知為己而忘人之志則忘人矣
 金我先生曰怒出諸本身
 作出怒心疏亦作出怒視
 下出為怒本心誤
 林曰怒雖出而不怒則
 是其怒本自不怒而
 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
 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
 人出而有為於世是所
 容心雖為亦言為也
 疏曰神即變化莫先委
 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

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
 天和之自然乎怒出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
 為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
 斯為道豈求無為
 於恍惚之外哉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林曰視日者敬然上視而目不眇也

金哉先生按西直方圖言其步履之妙疏說與司馬同推司馬謂西直方上其說似泥林注亦大逆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
 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者欲
 好惡內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外無可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不說其言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
 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
 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
 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

林曰天成之材

林曰剛然之志

性

身曰六張大公立金板櫛曰藏於金櫃

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
 唯物所好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
 之可也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
 之則以金板六張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
 吾君未嘗故齒是直樂鳩以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
 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
 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
 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

林曰僅識而已

焦曰：履之踏也，位猶處也。趨度於空也。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夫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

音寔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

乎。得所至樂，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

側乎。所以未嘗敬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徐無

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

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

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

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

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不以爲君一而登高不可以爲長，居

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

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

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

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也。爲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

疏曰自從也

疏曰史造作形法而更易常者物必言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乎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之乃成耳凡成美惡器

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固有伐

成則變固外戰失其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鎡壇之宮增名步兵日徒但

民耳亦無為無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失耳無以巧勝人

守其朴而朴各無以謀勝人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無以

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勉非已勝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

地之情而勿撓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黃帝將見大隗乎

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

閼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聖者名也各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

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

之存

之存

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予少而自

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

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

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

予又奚事焉。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黃帝亦奚搜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黃

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

問為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

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馬以過分為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大天然。

而去其過分，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

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

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招

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

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

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

易其方，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

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

其志，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惰。錢財不積，則

許信也

林曰：立而招士，為名於世者也。

際，謂盟會爭。

貪者憂物得所者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勢物之徒

樂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

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

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故有其極若四時之不一可易耳各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

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馳其形性潛之萬

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

也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

不可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

子曰此明妄中者非堯羿而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

楊乘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

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

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

疏曰去冬取千年燥灰以
擁火須臾出火可以與
盛夏以瓦甔盛水湯中
看火之懸一煎井中須臾
成四水也
金我先生按漢昏五行
志曰沸湯火在閉器而
濕於寒泉則為水亦
以類也
疏曰廢置也置一琴於
堂中置一瑟於室中
角室內絃應而動斯五
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
以陽召陽又曰堂中改調
一絃則室內音在應動
音律未同故也
又曰應唯宮商而已密
子五絃但動律同
豈有悉應也

疏曰聲律之外魯史有異
術鐘復動心不同總以
五音為具君主己改元
他術何足以自夸

司馬曰齊人憎且子投
之於宋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改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魯遠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者邪五

君已魯遠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且若是者邪五

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遠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今夫

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

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莊

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投之異

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保其全此齊人其求鉞鍾也

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為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

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

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俱寄止而不能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

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鬪言齊

是豈異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

斯哉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

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

聽而斲之瞑目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

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

妙斷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棄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全我先生按：皇誦本尋作作黃，近是。林曰：上忘下忘者，忘其初也。下畔者，離去遠而多承於下也。

焦曰：撥曲折而攀援也。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也。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士，王射之，敏給，敏疾也，給續括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南伯子

去樂辭顯

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
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
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
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
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

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
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 於
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甘寢秉秣、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丘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得、故一也、

何如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知之

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故名若儒墨而

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

也明受之無所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

其誰氏汎然是故生無爵有而死無謚謚所以名

已故雖謚實不聚令萬物名不立功非已為故此

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

言為賢賢出於性而況為大乎夫大愈不夫為大

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唯自然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大備知大備者無

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已

無棄反已而不窮反守我理循古而不摩順常性

耳非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

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為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

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滄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

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

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穴若勿怪何

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為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斯自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今為無釋也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凡有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

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

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

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削之則易全恐其逃故不如削之易

也於是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

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

疏曰也

司馬曰：畜之貪者殺，言其極仁儀貪者，傷言其窮。

疏曰：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刃割於萬物，且於傷損彼故多矣。

暖吁反，反，殊，昌，未，反。

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

誠。仁義既行，將偽以爲之。且假夫貪貪者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

以獲，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二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

乎一譬之猶一規也。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夫堯

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

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賢不偽。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

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

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盡於玄冥之竟哉。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豷是

豷，豕之獨化。

疏曰：域，境界也。豷，則豕豷而存亡，人則隨境榮衰，謂之域進退也。

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

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

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

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執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豷者也。卷婁

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

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堯元子不也。曰冀得其來之澤，舜

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

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自

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非好而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之所以

不得已耳豈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有天下出於

比而利之此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病

於民則蒙澤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

於舜則形勞未能去繩若然者其平也繩而自平其變也循

目心意也未能絕迹古之真人以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不以

而玄會事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事斯得

人入天以有事求無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

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

未始有司馬曰繩頭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豕零也是

常也司馬曰繩頭也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

句賤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

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司馬曰繩頭也

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

而失有時而失故有能靡所不可則有時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實已損

自矣而不覺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故水之守土也

損也恃源往也

全我先生按只語即用得
奇林注讀只為房使但大非
疏曰川是氣河有氣實
危有氣者未嘗無氣
也風者必有損傷
特源而往所以不覺亦
極矣得越之後謀臣必
遭時具劫動以先後
盧運是知物相和
利者必為害也

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故

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有

則無崖則無崖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

無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其

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

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已實謂有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

無已皆有其身之禍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

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蝸翼可得而知也知大

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道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

之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

信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

也然者循有照循之則明無所作也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夫解任彼則彼自解故我述而不作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用彼

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知也

疏曰大一也大陰也

疏曰稽言至也循而任之

六

南華經

卷八

二十三

不知而後知之

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其問之

也不可以有崖

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各以韻滑

有實

萬物雖韻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古今不代

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

不可以虧

宜各盡其分也

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

推而揚之有大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其在物之

不惑

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疏曰問何不已林曰何也疏曰以聖知之言弁於凡或心志得反本復字真根而不能得意忘言而執聖跡實重明言以不惑為大以乃欽尚不惑豈能除惑哉助又遺不惑也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搗鼈于

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夫夷節之為人也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

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

曰羅曰不自許以之神其交有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也疏曰言則焉我談已於于者其適可敗壞各行必不益於盛德也又曰又遺冬之人得衣則煙被福有過水使活乃待陽和以解冰須寒爪以收喝鍾者人爭寶須天時復道達人休死近重不進彭陽其義亦尔林曰言人之相與必有餘濟不足也彭陽之好遊冥冥不定者也我若汝以隱隱如執熱之以濯御寒之授衣時於汝有神也

疏曰自非論佞人不埋位
使若屬正懷德之士詎
能屈境心志而事之乎

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
其貧淡然而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其
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
身故使王公失然坐忘不覺榮之在
其所以為高物自苦其
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
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其
風而靡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
其所施德故開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闕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闕休將
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

達綢繆所謂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而不知其然

性也不知其然而自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搖者

命而師其天然也後人則從而命之也此非赴名而

而動其迹自高故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

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

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

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

其美於人譬之聖人入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

生便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
耳故人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

則不知
以下注
一本無

疏曰余名也合道聖
人與名字為清虛高
莫故人從後而名之

疏曰生明昭之物亮私
人愛慕之故名為鏡

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
來卽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若性所不知聖人之愛人

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

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蕩然以百姓爲芻

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

聞知則有時而衰也所安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雖使丘

陵草木之緝緝合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以十仞之臺

縣衆間者也衆之所習雖危猶冉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居相氏古之聖王也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忽然與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

常無我故之俱往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唯無所師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夫聖人未始有天

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

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湯得

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委之百官從師而不

圍、任其自聚、非圍之也、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御

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名羸法得其

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羸、然仲

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

然不動、應感無窮、以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

輔萬物之自然也、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無內無外、無彼我則

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魏瑩與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即犀首公孫衍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

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

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

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

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

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

微而有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兩角

右角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
旬有五日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

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

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

大然計在無窮之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

也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

梁梁中之王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自悼所客而足爭哉

疏曰隱於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快而已矣堯舜

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

足聞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

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其聲

銷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是生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者皆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與世異是陸沈

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

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
 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
 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
 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果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
 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輕脫未畧不盡其分昔子為禾耕而
 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
 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功盡
 其分無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
 所不至

焦曰齊與分劑同耕在也

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
 致其極則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萑葦
 何患也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疎則尋擢吾神氣傷
 性以欲惡引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
 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柏矩學於老
 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
 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
 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

林曰並漬有漂疽之病也
 巴以膿血之病也
 看內執大也言日也今之消病也
 疏曰遊行至齊以觀凡化勿心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強之令其正服
 推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物元故告天哭之明
 列在下

金代先生按曰以下二句世法所戒言今世建法禁之而榮辱立貨財取安得不犯罪乎林莫為言莫是如改世榮儒不識古文動作解如朱氏解文莫實完

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榮辱立然後觀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跛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跛之間，非貨財聚然後觀所爭。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君莫之枉，民自得矣。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君莫之枉，則民自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

則

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大為難而罪不敢。為物所易則皆敢。重為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則皆勝。遠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興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謂之以非也。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情物之變，未始有極。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

其門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人皆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

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

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已乎已乎且無所

逃不能無地則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

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靈即是

也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此無

東晉然平看猶不然也

陸曰而詩也里居處也一本作奪而埋之

禮也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鮒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

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其慢若彼之甚也

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

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

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

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黜賸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

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

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

平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

陸曰姓為十人十姓為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也

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王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五官殊職君不私故

疏本文武下有殊能二字

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向也有所正者有所差止於此者或差於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棄材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此之謂丘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

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

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

字之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名已有之

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則若以斯辯譬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

言之域而後至焉雖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

萬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欲

林曰若以相比而為以弁說則如大馬與小類不可得而合也

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云為趣合

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

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以往至於自然

之故誰知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

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

極於自爾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

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

孫本精下有微字

孫曰季真接子並齊之賢者也

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

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

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

物，而終以為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

而過。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

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然

阻一作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忽然自死，吾不能違。死生非遠也。

疏曰：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於本末也。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修乎按假入声。

理不可覩，近於身中，猶莫見其目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疑之

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

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

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恒不為而自使

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道之為有者常自然也。

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末

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

不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

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極於自爾非不言言與不言默而議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言而不言其言而盡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八

南華真經



